



五味子长篇小说丛书

1966 前夜



甘铁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0 8651 6

1966 前夜

甘铁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66,前夜/甘铁生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

ISBN 7-5059-3642-5

I . 1 . … II . 甘…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085 号

| | |
|------|---------------------------|
| 书 名 | 1966·前夜 |
| 作 者 | 甘铁生著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地 址 |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杨小葵 |
| 责任印制 | 邢尔威 |
| 印 刷 |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408 千字 |
| 印 张 | 16.375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6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3642-5/I·2794 |
| 定 价 | 25.8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杨艳 | 1 |
| 第二章 | 杨嘉琳和郭亦铭或他们的聚会 | 10 |
| 第三章 | 杨艳、卢家骅和新班的同学们 | 28 |
| 第四章 | 吕汝泉与崔丹鹤 | 47 |
| 第五章 | “星期五小组”(A) | 63 |
| 第六章 | 吕潜龙一家 | 94 |
| 第七章 | “星期五小组”(B) | 117 |
| 第八章 | 吕红芳和张奋 | 146 |
| 第九章 | 星期五小组(C) | 160 |
| 第十章 | 吕汝泉 | 178 |
| 第十一章 | 星期五小组(D) | 203 |
| 第十二章 | 星期五小组(E) | 224 |
| 第十三章 | 人狗大战 | 244 |
| 第十四章 | 张奋和吕红芳 | 266 |
| 第十五章 | 杨艳 | 281 |
| 第十六章 | 吕潜龙之死 | 299 |
| 第十七章 | 动荡的校园 | 308 |
| 第十八章 | 吕汝泉和崔丹鹤 | 331 |

| | | |
|-------|----------------|-----|
| 第十九章 | 杨艳或宽容、神秘、无聊和刺激 | 350 |
| 第二十章 | 吕红芳 | 372 |
| 第二十一章 | 小荷才露尖尖角 | 394 |
| 第二十二章 | 天兵台 | 421 |
| 第二十三章 | 曹慧子之死 | 442 |
| 第二十四章 | 太平幡鼓会 | 468 |
| 第二十五章 | 启庄浮生 | 491 |
| 第二十六章 | 乱坟岗反刍 | 504 |
| 第二十七章 | 余音 | 519 |

第一章 杨艳

1

那个噩梦始终历历在目——

……宇宙倾斜了。斑马条的纹理像铺天盖地的网络，急速地在眼里飞旋。腥臭气味和周围“呱呱呱”的叫声令她难以招架。得离开这里！她支棱起双臂，像鸟儿那样扇动着，身体太沉，飞不起来，她情急地并拢手指，加大摆动频率——竟当真飞起来了！她朝着斑马条纹冲去。然而那些排列有序的条纹竟如藤条般坚韧而富有弹性。伴着纷纷扬扬的白色羽毛，她猛地摔到屎尿泥泞的地上，引起一片“呱呱呱”的惊叫。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进的这个鸭笼，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居然就飞起来！突然一只大手把她的脖颈抓住。她刚要惊叫，一个冰凉、坚硬的黑东西粗野地戳进她嘴中。意识中一道白色的闪光，她看见自己青春的肉体在荒野里曲扭挣扎。紧接着，一股腥辣、粘稠而又温吞的东西，呈喷射状强行灌进她的喉咙——那是一道狭长而又封闭的空间。她只好努圆眼睛，挺直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的长长的脖颈，感受着那股要命的东西被挤压、冲顶着，噎过嗓子眼，撑过长长的食管，然后火辣辣地砸到嗓子里。那时，她真想让自己秀美的颈项能短而又短。此后她痛苦地、一个劲儿地摇动脖颈。将近傍晚时，她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凄苦和孤独把她挤在网络的夹缝里。她还是变成北京填鸭了！这真可怕！她精疲力竭地躺倒在斑马条纹的阴影里。她真像鸭子那样本能地将头颅夹在翅膀底下痛苦地睡去。半

夜里，她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这是无比怪诞的真实：月光把斑马纹的影子又粗又长地铺在大地上。月光是蓝色的。鸭子们平伸着脖颈，匍匐着穿越斑马纹的铁丝网逼进过来。它们也是蓝色的。那只只鸭嘴，像弯着腰的战士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还没弄明白它们这副模样的意义，它们就已逼近眼前啦！一阵针扎似的疼痛令她彻底惊醒：鸭子们正用扁嘴啄她、薅她漂亮的羽毛。她根本没法逃跑，只好像甩拨浪鼓一样左右前后使劲地甩着脖颈……轰走这边的，又上来那边的。她赤裸的肉体上流淌着一缕缕像红线似的血液，与月光下阴阳相间的斑马线交相辉映……

赤裸的女性和赤裸的鸭子就这样变幻着。长长的尖叫。杨艳紧抱着臂膀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噢，一个梦！但她还是默默地摸了摸自己滑润的皮肤，没有，没有被啄伤和薅掉羽毛的伤痕。荒谬。她像驱走厌恶的蚊蝇似的摇了摇满脸汗油的头，嘿，这是他妈的什么梦！

梦境中模糊、变幻的场面，在醒来时竟这样清晰！真是少见。咳，管它呢。别理它。睡吧。别追究它的涵意。这样的梦……仲夏夜之梦。多好的夜光。深夜里的虫鸣，带着银光的鸣叫，带着凄清和孤独……梦。别再做了。睡吧。杨艳让自己选择了一个最舒适、像猫一样蜷曲的姿势。闭上眼睛。别让脑袋再有那种欲爆炸般的疼痛了。“别再想那封信了！”对，不他妈的想它。那封该死的信！那封该死的信从一开始就不招人待见。是用那种褐色的牛皮纸粘的，皱巴巴的仿佛被揉搓过。上面还有小孩尿印一样的纹路。收信人的通讯地址和姓名写得歪歪斜斜简直像文盲手笔。正因它散发着不祥之兆，妈妈才不屑捎它进屋。“燕子，信箱里有你一封信。脏不溜秋的。你自己……”从来也没人给自己写信！强烈的好奇使杨艳扔下手中那本《十万个为什么》，就猛窜出房门。谁给我写信？！她迫不及待地取出信。由于心急，在开那个绿色的小铁信箱时还把手磕碰了个口子。当展开那张简

直就是小杂货店用来包嘎七码八的货物的草纸时，她还觉得十分可笑地嘿了一声。接下去，手上洒出的血竟不知怎么沾到它上面。这时她已从门楼的阴影里走到阳光普照的院子当中。那几行笨拙的字让她踏入死亡之门——

杨艳儿如晤

俺祖辈靠剥削贫下中农过活如今乾坤不比往岁俺俩罪大恶极来日无多你爹妈将你托付给俺没带好转手卖了你是俺们罪孽深重九泉难饶的罪过亦是赴黄泉至大憾事指望你跟共产党走恨俺们受四清工作队领导教育命笔

陈文并代妻共笔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日

陈文两字歪七扭八地栽倒着。

杨艳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搅蒙了。她呆站在那里。一丝麻酥酥的冷意顺着脊梁骨慢慢爬到脑顶。八月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那张草纸。每个字都模糊成一只苍蝇，在她脑海里飞来撞去。而且那些苍蝇的每一次飞撞都发出一种奇怪的、像拉直了的钢丝被弹响般的声音，很快它又变成零乱的抓挠玻璃的怪调。她呆了，木了。妈妈——这个“妈妈”准在屋里说了句什么，杨艳知道她也加入了那个杂音大合唱。她心里清楚，却不解其味。猛地，她觉得那越聚越多的团团蝇子已变成纠缠在一起的毒蛇，它们吞吐着血红的信子朝她搔首弄姿。她惊叫一声，像甩掉毒蛇一样甩掉那封信，丧魂落魄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猛地扑到床上，咬着枕头的一角，压抑地哭起来。

深夜。杨艳躺在床上。破窗而入的月光已经悄悄走完了它在屋内无声无息的里程。它似乎充满依恋，仍然紧贴着窗纸不肯瞬间离去。它更像她过去的生命之光，曾经使她辉煌、使她自信、使她成功、使她优越的生命之光。但此刻，它必须退出她的生命里程。光明离去，就只剩下一片黑暗。今后，她将生活在黑暗当中，会漫无边际地在黑暗中摸索。她只有一个选择：走出黑暗，再次把握光明！

整整一天，“妈妈”来她这间小屋两次。这个“妈妈”显然也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尽管她每次来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第一次大概是中午时分，她房门的竹门帘子“呱哒”一响，从那轻轻的脚步声中，她听出是“妈妈”进来了。猛地，她瞥见她手中拿着的那张草纸，那些蠕动黑色线条、吐着红色信子的毒蛇又一齐向她逼来。立刻，她猛地从床上弹起，一边惊叫一边用双手拼命推挡一边缩到床角。她“妈妈”只好把那该死的信又扔到门外。待折回时，看见女儿浑身颤抖着龟缩在墙角，两只稚气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瞳孔又黑又大，犹如两只颤动的黑玛瑙放在冲来荡去的水中。

女儿实在太反常了！她一向表现得有主见而且坚强。何必把这事儿看得如此认真？“妈妈”带着豁达的神色坐到床沿上。她甚至还从嘴角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她内涵丰富地摇了摇头，默不出声地等着女儿正常起来。无论组织上找不找你，你只当一问三不知就行了！汽车急转弯要翻车，火车脱轨也只有翻车。你依照以往的规律学习和生活就得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但女儿只用一种完全陌生的眼光看着她，那瞪得溜圆的眼睛

和警惕得像猫一样又黑又大的眸子，盯得她怪难受。她始终想解释解释。但“女儿”根本不想听她的任何解释。

深夜，在隔壁听到女儿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眠的杨嘉琳，终于再次起床下厨，给一天水米未沾的“女儿”端去一碗点了两滴珍贵的香油、卧了一个同样珍贵的鸡蛋、那年月根本少见的挂面汤。但挂面汤那香喷喷的温馨也没能打动“女儿”顽石般的心。现在，她的目光中又增添了令人担忧的冷漠。

“我已经为你担了一天的心，刚才刚要睡着，你又叫起来，够吓人的……是作了个噩梦——特别可怕吧？”

“嗯。”女儿勉强地应答着。

“什么梦？跟妈妈讲讲。”

“我梦见我变成了鸭子，全身的毛被薅光了，赤身裸体的，然后有个又粗又硬的东西往我嘴里使劲地杵，还喷射出一股粘糊糊、温吞吞的东西……恶心，真恶心死了……”

妈妈听得脸都红涨起来。

“哦，这样的梦！简直糟透了……”她摇着头，显然不愿再进行这个话题，“由你选个日子吧，咱们大宴宾客，杨艳，把那些讨厌事儿扔到脑后，帮妈妈把请客的事操办得漂漂亮亮的……”

杨艳瞥了妈妈一眼，根本就不搭她的话茬儿：

“那封信说的是真的吧！您始终回避它！——真是这样？我是您花钱买的？”

妈妈有点狼狈。

“这并不重要，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您花多少钱买的我？”

妈妈嘴唇颤动着。她看着女儿的手，对着碗说：

“300块钱。”

“那就是300万元了？我知道那时的一万元相当现在的1块

钱。我挺值钱呵！”

满口讥消口吻。然后她就不再出声了。只听见屋里一片轻微的喝挂面汤声。后来是妈妈抬眼看了女儿一眼，发现热泪正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流，有一滴已经落在碗里……

她给她碗里夹了块咸菜。

“杨艳，那说明不了什么……真是活见鬼！那个王八蛋地主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住址……再说，还‘杨艳儿如晤’，谁是他的儿呀！可笑！”说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拧起眉头，“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不测风云？你就这样一副怪样儿？那你活得可太累了。燕子，你不应当这样。”她脸上还渗出一丝苦笑，“燕子，那一切已经很遥远了。关键是你有没有过我不是亲生母亲的感覺……”

“我亲生父母是谁？”

“我不清楚……”

“您买我时都不问一问？”

“我问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你亲生父母在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

“台湾？！他们是什么成分？”她惊叫起来。

“不……不知道。好像是什么军职人员……”有点狼狈。但她迅速掩饰了自己的慌乱，“燕子，你何必追问这些没什么实质意义的无聊东西。那一切都很遥远了……”

“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有实质性意义了。”

令“妈妈”声音中断的这句话充满果决的意味。沉默。片刻之后，“妈妈”正要张嘴说什么，“女儿”却把饭碗往她手里一塞，声音沙哑：

“我累了。想休息。”

真没想到，自己属于三个家庭！——一个家庭紧跟国民党，一个家庭是地主阶级，第三个家庭是现今革命的家庭！但按照眼前社会的流行价值标准，她只能属于前者！

可人人都知道，她爸爸参加台湾2.28起义失败后被抓，不久又被国民党枪毙。她们母女俩在爸爸朋友的帮助下，先是在台湾岛上东躲西藏，然后逃到香港。没钱买船票，她妈抱着她假装在码头上闲逛，然后趁船员吃饭时登上货轮，然后又钻到甲板上一块巨大、肮脏的帆布下面，冒着被憋死或被渴死、饿死的危险，终于随这趟外籍货轮来到大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妈妈”成为被国民党迫害的活教材，事迹曾被广为宣扬。所有这一切都使她这个“女儿”被神圣的光环笼罩起来。打上幼儿园起她就受到格外的照顾。别的小朋友玩轧轧板得排队，上上下下那么三五次就要换一个小朋友，她却永远坐在一头。一个阿姨站在她身边，帮助她上天入地。一上小学，她就被扶持为班长。三年级一人少先队又成为大队长。伴随着这个纪录，她上了中学。在初中，她当了三年的校团委委员。在班上，她自然是团支部书记。后来她以“德智体”全面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海华寄宿中学读高中……

她生得个头适中，一双明亮机敏的大眼睛，椭圆形的脸上挂满典雅而又聪慧的神色。尽管那年月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她却因妈妈有着台湾人善于操持家务的本领，非但没面黄肌瘦，反而显得唇红齿白十分健康。这又显出她的优越。多方面优越再加上她那独特的家庭和她从幼小就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经历，使她备受瞩目。尤其那个台湾烈士的事迹，她曾不止一次在各个年级的讲台上宣讲过。由于影响颇大，宋校长已经亲自找过她，安排她在大

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一次革命传统演讲，时间定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这样，她暑假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准备开学后作这个报告。为了使报告更生动感人，她几乎每天都缠着“妈妈”追问革命家史。噢，猪尾巴，猪尾巴。爸爸最爱吃猪尾巴。妈妈知道爸爸最爱吃红烧猪尾巴。一次当她把红烧好了的猪尾巴正往饭盆里盛，准备让爸爸和他同号子里的战友们吃饱了再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邻居一位大妈突然跑来叫妈妈：“嘉琳！嘉琳那！你丈夫被拉到刑场上去啦，你快去看他一眼吧！”妈妈一听，抱起饭盆就往外跑。她只想再看丈夫最后一眼，看看国民党怎么枪毙自己的丈夫，她尤其希望在他死前能吃上她亲手烧的猪尾巴。她慌里慌张地拼命跑。那天刚下完一场暴雨。该死的街道满是泥泞的污水坑。即使慢慢走也要小心，何况跑呢？不小心跌了一跤。热乎乎的猪尾巴撒了一地。她又怕赶不上看他最后一眼，又怕他们吃不上她烧的猪尾巴。她急得一边哭一边胡乱地抓那些又粘又滑的猪尾巴。她跪在地上胡乱地抓着那些猪尾巴。她呜呜地哭得看不见那些猪尾巴。在抓那些猪尾巴时，她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泞。她能抓到的那些猪尾巴也是沾泥带水。然后她又拼命地往刑场跑。幸亏那刑场离妈妈家不远。但是她还是晚了——在只差二三十米就接近围观的人群了，枪声响了……妈妈一下子倒了下来，仿佛中弹的除了丈夫还有她。她倒下时刚好压在那些又粘又热的猪尾巴上。那盆则叮叮当地又往前滚了好远。似乎要代替她去见丈夫最后一眼……好久，妈妈才从昏迷中醒过来。那么多人睁着同情、怜悯的眼睛看着她。妈妈说，醒来的一刹那，她首先闪过的念头就是：孩子，我的小杨艳，刚刚两岁的小杨艳，从此就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了！她想起自己跑出屋时，小燕子正独自在床上抓挠着花铃棒什么的玩得正欢。她突然又爬起来往家跑，却又踩在猪尾巴上滑了一跤……够了。够了。小杨艳，一定是台湾那个小杨艳。可以肯定地说，那个杨艳没有和她一起来大

陆。那个杨艳在台湾。我不过是她大陆的替身。不错，她对我充满了母爱。但这不是对我。我只不过是她空虚的母爱的填充剂。我在错觉中充当了她母爱的实验品！她在讲那些时说得多好呀！多动人呀！她接连踩在自己做的猪尾巴上摔跤。后来有人扶了她一把，还劝了她句什么，此后她空着手号啕大哭着往家跑。远远地就听见小燕子的哭声。她更加匆忙地加快了步子。临上自己家那间阁楼时，她发觉自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就要晕倒。但是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震得她越来越清醒。她拼命爬上楼，看见小燕子正满脸是血地在地上爬着、哭着，准是从床上掉下来摔的……她扑过去抱着女儿哭起来。她从小燕子那满脸的血污中看到未来：他们父女俩几乎是同时遭难——小燕子这满脸血迹就是她对父亲的感应；而对于未来来说，她们母女将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她们将亲上加亲，共赴国难家仇。每当我遇到困难，妈妈就强调地告诉我：你就是那个满脸是血的孩子。你的乳名叫燕子。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飞越严寒，向往并追求世间温暖，吞食蚊蚋，是你与生俱来的本领。你会有很大的出息的。从此她脑海中刀镂般刻下了那满脸是血的孩子形象……

噢，想想吧，怎么能和一个刚刚 17 岁的姑娘开这样的玩笑！？真的，她宁愿经受各种折磨，种种艰难困苦，饥饿、劳碌、困乏，甚至误解和打击，但是别让她丧失人格，丧失作为一个正直、纯真、善良的人的道德。难道在还没步入人生时，就在大庭广众面前遭到唾弃、冷嘲热讽，以至失去别人对自己的起码信任……这是什么样的玩笑？！

噢，幸亏还没作那个报告。幸亏以前讲的一切都在小范围里，也没像这次准备得如此充满细节和感情，否则，一切都怎么收场？

是呀，这一切都怎么收场？

第二章 杨嘉琳和郭亦铭或他们的聚会

1

小院里那颇具匠心地支起的藤萝架上，紫色和白色的藤萝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架下有绿色凭栏，可坐可倚。为了这次聚会，杨嘉琳特意买来绿漆，亲自将它重新漆了一遍。藤萝架中间摆着一架手摇唱机，黑色的唱片旋转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优美的旋律洋溢在夏季黄昏的色彩里。

抽烟、品茶、吃糖果、嗑瓜子——这些逐一被杨嘉琳从购货本或票证或黑市以议价购回的小食品，使这些肚中极缺油水的宾客极大地燃起了谈兴，热烈的谈吐并没阻止嗑瓜子的声浪此起彼伏。客人们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东一堆西一簇地聚着，有的高声大气地谈着无产阶级政治；压低声音谈论的是杨献珍的哲学，辩论着“合二而一”或者“一分为二”；谈趣闻逸事的则喜笑颜开；谈文学艺术的则一派风流倜傥。也有人津津乐道地谈论有关京剧的现代革命。确实多少有一些气氛高雅的沙龙韵味。

杨嘉琳穿着一件黑色真丝旗袍，一朵红黄绿三色刺绣的牡丹花醒目地装饰在左胸上，衬出她娇美的形体和丰盈的胸部。无疑，她是最引人瞩目的女性。她笑容矜持地招呼每位来客，尽量保持着雍容雅致的神色，好让来客心中弥漫着某种圣洁的气息。她很成功。没有人看出，她一早已和杨艳悒了好一肚子气。她不愿想那些事。可它总在脑海出现。“我现在才发现，你太资产阶级化了。”她居然用“你”代替了“您”！“这是什么年代？居然

还在家里举行什么沙龙！你觉得这个词儿挺高雅，其实是被无产阶级唾弃的玩艺儿！”来自女儿的批判让她异常难受。面对女儿的这些话，她被噎得不知如何对答，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背过气去。她连忙捂着眼睛，另一手扶着桌子，凭感觉找到凳子坐了下去。最令她痛恨的是，这个女儿，这个铁石心肠的女儿，竟对此熟视无睹，仅朝着她“哼”地冷笑一声，甩手回自己的房间去了。难道她觉得我装洋蒜不成？！这个养女！这个小怪物！自打她上高中以来，一直和我别别扭扭的！特别是郭亦铭一来，她那副清高样子，真能让你气歪鼻子！人在气头上会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一股脑儿地想起来。杨嘉琳始终耿耿于怀的就是杨艳对郭亦铭的态度。她曾经劝过女儿：你郭叔叔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别忘了，你在襁褓里逃往大陆时，如果没他，我都没把握能不能把你活着带到今天！这个狠心的杨艳回答说：“谁知道他这么卖命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再说，瞧他那样子，就跟蒙古草原上的疯骆驼似的！不嫌寒碜！”疯骆驼？什么叫疯骆驼？杨嘉琳怔怔地问。疯骆驼你都不知道？女儿带着鄙夷的腔调说，草原上有的骆驼到了发情期，见到什么活物就朝什么活物身上扑，把那东西压在身下蹂躏死，这种骆驼就叫疯骆驼，它脖子上就被系根红布条，以提醒人们离它远点。这跟你郭叔叔有什么关系？女儿瞪了她一眼：这都不懂？！您瞧他一见女人那德行，那举止，那衣服，那三光三毛，我劝您离他远点，实在逃不掉，您就给他挂个重绳，拴他脖子上就应该系根红布条！杨嘉琳气得半晌答不上话。这小丫头，知识面还蛮宽呢！哼！

但是到晚饭前，她拼命让自己把一切都原谅。嗨，她还小，她不懂事。混饭吃混量吧。老本总会有的。她继续干劲十足地准备晚饭和晚上的舞会。

自然，晚宴使她出尽风头。这多少补偿了心头的不快。总之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十分理想。凡是她邀请的客人，该来的都来了。首先让她看重的是有恩于自己的市委领导干部吕汝泉，就是他一言九鼎，代表党使她免戴右派帽子。杨艳的同班同学范芸、吕红芳和她当记者的哥哥吕成刚，因为他是吕汝泉的儿子也应邀前来。……其他客人大多是艺术界主要是音乐界的活跃人士，是她生活中必须的点缀。这些人爽朗开放，很投合她的口味。很明显的是，客人中没什么台湾乡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郭亦铭和众多的台湾乡亲关系不甚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的对海外来客的警惕——更多的台湾人聚在一起，杨嘉琳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她看见吕汝泉和郭亦铭正聊得热乎，便从果盘里抓了几把零食放到一个空盘里，又放上两个小小的青桃，这才走过去。

“亦铭，今天最棒的就是你带回的仙桃儿……”她的话被郭亦铭摆手止住。郭亦铭并没看她，依然在继续着和吕汝泉的谈话。

“……下去快半年了，总算了解了一点天兵台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我自己！在医院里，我简直像二等公民，也许比这还糟。可在‘四清’工作队里……”

“郭亦铭现在见到谁都是这一套，”杨嘉琳笑着说，“吕部长，您听他讲的一切尽可以一笑了之……”看郭亦铭故作嗔怒地瞪圆了眼睛，她连忙笑着改了口，“您不知道他多感激您把他从医院里抽调去搞‘四清’！不过呢，你可要注意阶级观点，别光从人性上解释阶级的行为，那可是歪曲阶级……”

“去去去，还没轮上你教育我呢！”郭亦铭打趣地说。

“天兵台是好地方！”吕汝泉带着大干部的矜持回答。

“特别有意思的倒是那里的民俗，那里的太平幡鼓会，光听介绍就让我大开眼界！”

“你也对这感兴趣？”吕汝泉问。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帮我选择了这么一个山村去搞四清，又